从古文到有用文字:《古文关键》之“关键”与经典重塑

慈　波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吕祖谦在突破《精骑》片段选文的困境后,于淳熙元年完成选录古文经典的《古文关键》,成为评点类选本的开山之作。《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都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见解的笔录,但与《古文关键》没有直接附属关系。《古文关键》之前所附的《要法》,则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反映了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开创了要法、总评、尾评、夹评相结合的评注形式,提揭大量时文结构术语,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其立柱一说,是“段子”文字在文章结构上的形式呈现,构成八股文“四比”体式的滥觞。吕祖谦根据科举应试需要,标举“关键”,强调格法,以评点的形式,将古文经典重塑为“有用文字”。狭义的“关键”为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广义的“关键”即“文诀”。吕祖谦文章学思想的新锐性与系统性,使他成为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关键词:《古文关键》;《总论》;《要法》;《丽泽文说》;吕祖谦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1-0119-09

《古文关键》是评点类古文选本的开山之作,由其开创的评点形式为后世读者赏鉴诗文甚至小说、戏曲带来一种全新阅读体验,在评点史上影响极大。宋代重要的古文选本,如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皆受《古文关键》的编选体制影响,“是三书皆东莱先生开其宗者”①,因而在宋代选本中《古文关键》的肇端意义也不容忽视。又因为此书遴选唐宋时期八位作家的古文作为典范,八人中除了以张耒代替王安石之外,与后世推重的唐宋八大家之目几乎全同,故向来被视作唐宋八大家之说成立的雏形。

但是围绕这一选本产生的争议也非常之多。《古文关键》是否为吕祖谦所编,古人即有不同意见。徐树屏藏一宋刊本附不具名跋语,将“前贤”与“东莱先生”对举,分别对应于选集与批注。于是引来康熙年间张云章的直接质疑:“旧跋云:‘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审此,则非东莱所选可知。”②今人持此观点者亦不少见。《古文关键》的成书时间,学界也有乾道、淳熙之间甚至是吕祖谦晚年所作的判断。卷首所附《看古文要法》有详略版本之异,由此产生其与选文关系的疑惑。至于书名所标举的“关键”所指为何,更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于是,吕祖谦与《古文关键》有何关联,此书对于认识其文章学思想有何意义,都不免需要重加检讨。

一、《古文关键》的编选及其与《总论》《要法》《丽泽文说》三种文话的分合

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朱熹致信吕祖谦,批评其选本《精骑》割裂文本,有误导后学之嫌。淳熙元

收稿日期:2023-04-30

作者简介:慈波,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宋代稀见科举论体选本汇订及论学衍变研究”(23AZW013)。

① 张云章:《序》,《古文关键》卷首,日本文化元年(1804)刊本。

② 张云章:《序》。

年(1174)三月,朱熹再次去信,提及曾嘱咐长子朱塾打探吕祖谦“选录古文之意”,显示这段时间吕祖谦正在进行古文编选工作。他特意提及“此间与时文皆已刊行”,说明这一古文选本已经在福建刊版流传。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朱熹先批评《精骑》编选不当之后,未得到吕祖谦正面回复,于是再次提及此事,所说“已刊行”的古文选本,应即指《精骑》。吕祖谦在三月的回信称:“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正是见作举业者,明白则少曲折,轻快则欠典重,故各举其一使之类为耳,亦别无深意。”“拣择时文杂文”是对朱熹所说《精骑》《博议》弊端的回应,而“再择”云云,则表明吕祖谦编选工作的持续。从明白、轻快、曲折、典重等文章风格来看,这恰好是完整选录全文的《古文关键》方能呈现的效果,而《精骑》择录文章片段,且多是注意议论的展开方式,难以展现风格异同。“四十篇”这一数目与《古文关键》的六十余篇还有一定距离,因而“去冬”所完成的只是阶段任务,其成书应该是在淳熙元年。篇幅完整的经典古文、鲜明清晰的语句标抹、评论精到的语篇点评,使得《古文关键》具有较《精骑》更易于理解与传播的特质,书前所附《要法》更是总分结合、作文看文兼顾,在作家风格、文章长处、文字弊端等方面,展开亲切细致的评述,评点史上第一部古文评点作品就此诞生。

现存有一卷比《古文关键》卷首所附《要法》详细得多的文章评论,这部文话与《要法》的关系仍有很多未明之处。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吕祖谦全集》的整理者。《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的整理说明指出:“唯末一卷《关键》文,与《古文关键总论》多所异同,故一仍其旧,资以两相参照也。”①整理所用底本为宋刻本《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十卷,文话附在此后,题为《附关键增广丽泽集文一卷》,下一行空四格题作《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从体例而言全卷中空四格者仅此一行,故可看作是文话的标题。

有学者据此提出《古文关键》有附录详本《总论》刊本:“《古文关键》在宋曾多次刊刻,其版本今所知至少有乾道九年冬初刊本、淳熙年间吕祖谦《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所附《(古文)关键本》(所附仅《古文关键·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和‘两宋刻’”,并强调这一版本“必早于徐氏家藏的‘两宋本’,也许是现存最早和最接近初刊本的一个刻本。”②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所附的一卷,其题名作“附关键增广丽泽集文一卷”,并没有提到《古文关键》一书,反而提示这一卷附录于“丽泽集文”而存在。吕祖谦编有《丽泽集诗》三十五卷,现存宋刻孤本,自避讳判断应属孝宗时刊本。此书收录自汉代的乐府开始,截止于北宋,是一部兼顾古近体的通代诗歌总集。《丽泽集文》应该与此相类,是一部通代文章总集。《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的书名,显示其开始刊版时只有《丽泽集文》,二版时增入了《历代奏议》,故称“续增”。《总论》应是《丽泽集文》卷首的附录部分,这是吕祖谦很多著作的通例,也是吕氏家塾授业的传统,相关观点被学生记录整理而形成文字。《总论》所在卷名题为“附关键增广丽泽集文一卷”,“增广”一语表明这次《丽泽集文》的再版,不仅仅在书前“续增”了《历代奏议》,更有其他增补。笔者以为这一“增广”的部分就是“关键”,因为《总论》原本即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各种见解的笔录,与《集文》有一定的同质关系,于是取入书前作为“增广”,同时作为再版时招徕读者的宣传因素。

《古文关键》之前所附《要法》,实际上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两者虽偶有文字异同,但《要法》中除了“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一条不见于《总论》外,未见其他独有文句,而这一条其实也是节引吕本中的看法。不过东莱吕氏本有家塾授受的传统,吕祖谦引述或者沿袭吕本中的看法,可纳入吕氏家学传承范畴考察。学界在关注吕祖谦《要法》及《总论》时,已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繁简差异,而宋元明时期不少笔记当中引述吕祖谦论文之语,颇有标明出自《丽泽文说》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吕祖谦文章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大家思考这三种文本之间的关系。

南宋张镃(1153—1235)《仕学规范》卷三十五引述了《丽泽文说》十四条,而《仕学规范》有“淳熙岁丙申(三年,1176)四月”的张镃序刊本,则作为吕祖谦文论专书之《丽泽文说》的成书,要早在之前。前

---

① 《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卷首,《吕祖谦全集》第1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巩本栋:《〈古文关键〉考论》,《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第5—14页。

揭巩本栋文指出:“《仕学规范》所引十四条中,见于《续增历代奏议》本《古文关键·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的有十三条,然‘鼓气以势壮为美’一条则未见,各条顺序也不相同。大致可知,《仕学规范》所引和《古文关键》卷首的‘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都应来自吕祖谦的《丽泽文说》。因此,《古文关键》与书前《总论看文及作文法》,既非一书,也非同时成书和刊刻,而是后来由刊刻者合二为一的。”此说可供参考。由于《丽泽文说》已经散佚,其与《总论》的关系颇难考究。

宋末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卷首有论体文话《论诀》,辑录了陈亮、陈傅良、危稹、欧阳起鸣等多人的看法,《诸先辈论行文法》中首先引录了吕祖谦之说计 11 则。其中有五条见于《总论》且文字相近,另有四条语意接近而文句不同,虽所要表达的意旨相同,但文本组织形式各异,且《总论》中往往是用数句来达成同一意思。另外,《论诀》中有两条未见其他文献引录,属于独见材料。其一为“论题若玩熟,当别立新意说”,另一为“论不要似义方,要活法圆转”。如果《论诀》中吕祖谦的文字来自于《丽泽文说》,则《丽泽文说》与《总论》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或是出自不同弟子的记录。

明人唐之淳(1350—1401)的资料汇编类文话《文断》,可能是较多引述吕祖谦论文观点的著述。有三条标明出自《丽泽文说》,皆在《仕学规范》所引范围内。其中正有《总论》所无的“鼓气以势壮为美”一条,当然这实际上来自李德裕的《文章论》,那么《文断》所引,是否与《修辞鉴衡》引用的八则一样,可能只是转引自《仕学规范》呢?《文断》中还有论诏书、表、露布、檄书、箴作法的议论五则,标明“已上并出《金石例》”。其实《金石例》也是转引,其源头在于宋末王应麟的《辞学指南》。这几种文体都是词科考试需察考者,而吕祖谦又曾高中词科,故王应麟引述其意见作为参考。《文断》中所收元好问《诗文自警》更引用了“东莱议论”18 则,其中 16 条文字同于《总论》。另一条云“文字结处要紧切动人”,而《总论》作“凡做文字,每段结处必要紧切可以动人言语”,大意仍同。结尾一条“文章有一片生成之别,唯具眼人乃能识之”,《总论》仅于“杂说”部分提示“具眼目”,未详其意,也未见他处引录。《文断》的“援引诸书”中列有《丽泽文说》、吕东莱文集与元遗山《自警》,但现存吕祖谦文集诸版本中皆未见相应文字,则其来源主要为《丽泽文说》。《诗文自警》今已散佚,所引部分大都与《总论》相同,却也有逸出的单则。从这些吕氏之后的引述来看,《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有意同语异的成分,但也存在大量文字类同的事实,而两者的成书时间极为接近,目前只能说两者具有同源关系,都应该出自东莱弟子笔录,至于《总论》是否出自《丽泽文说》,则尚存疑问。

而《总论》与《要法》之间,则呈现出明显的编辑整理痕迹。这首先表现在内容详略的差异上。前者约 3000 字,而后者仅 650 字,近八成内容被《要法》删汰。《总论》末尾有 23 条言论,摘引苏轼、黄庭坚、吕本中、张耒诸人之说,在《要法》中则一条未存,强调了独创性。其次则是《要法》逻辑条理的强化。《总论》仅有“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提示整篇层次,在具体内容方面先论列如何看文字,接下来论作文法,然后论苏门六君子文章特点,续接讨论作文法、看文法,后续又是韩柳欧苏以及诸家文章特点,又继续讨论如何看文字,之后为杂说,包括文章各种格制、禁忌,而以他人议论殿末。这几乎是无序罗列论文观点,并不顾及其中的杂糅与错乱。《要法》则进行了调整,分为总论看文字法、看韩柳欧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论文字病等五个逻辑层次,并且都使用了单行标题。各层次依据属性归并排列,且均仅罗列三数条,以简明扼要为上,前后错杂现象得以避免。在论作文法时,条列上下、离合、聚散、华丽、缜密、典严等类目之后,特别提示“以上格制详具于下卷篇中”,这是《总论》中所无字句,显示出根据《古文关键》上下卷选文情况,具体调整吕祖谦相关议论的意图。也就是说,从《总论》到《要法》的精简条理化过程,正是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

二、从看文到作文:文章指授与标举关键

《总论》因属随笔记录而带有零散错杂的特点,但能更为丰富完整地呈现吕祖谦的文章思想,其中很多观念与他的系列选本、时文写作都可对应合观。吕祖谦有很强烈的典范意识,他告诫学生“文字须

学上等者”。根据这一精神,他将文章分为三个层级:“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锋不露,读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骤驰骋,飞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专事造语。”大约以用意深微、不露痕迹为上,而以平浅粗砺、刻意语句为下。《古文关键》所选仅八家,又自分层次,而具大家、名家之别。《要法》开篇即强调:“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这本是吕本中的言论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初年文坛的认识。吕祖谦在家学熏染下进一步以文选形式将之确立为唐宋两朝文章典型,则凸显并推扩了这一看法。苏洵、苏辙文章风格与苏轼相类,故论评苏文,三苏即暗含其中。在韩柳欧苏为首的大家之外,吕祖谦又论述了曾巩、王安石、陈师道、李廌、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诸人文章特点。《总论》在论晁文下有小注:“自秦而下四人皆学苏者”,《要法》已经将之修正为“三人”。这自然是《古文关键》刊版时修订的结果,但其中揭示的信息颇有意思。诸人当中除了曾巩与王安石,其余六人正构成了“苏门六君子”,因而这一名家系列所凸显的仍是苏轼。在吕祖谦的文章学构图中,苏文占据了核心位置。

《总论》体现出吕祖谦强烈的文体结构意识。他强调看文字需要“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即先对文章进行通篇结构把握,明晰其体制特点,再细化为具体的主意、句法等方面。他提出“看文字各自有体,或清快,或壮健”,显示出他论文首重文章体制风格的特点。整体把握文体之后,还需要从不同维度对文章进行细部解读。吕祖谦提出了入手方法,第一个层次是把握文章大意,即所谓“大概主张”“主意”,可以通过观察文章的首尾呼应笔法来感知。第二个层次为了解文章段落结构,即如何通过“铺叙次第”来呈现“文势规摹”,“入头处”即入题,是正面切入主意的关键环节,自然也是勾划文章段落之际需要重视的一端。第三层次为“纲目关键”,其内涵颇难索解。“纲目”原指事物的大纲与细目。“关键”为事物紧要部分之意,引申为诗文的结构,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已将之作为文学批评范畴进行使用。吕祖谦的用法更为具体,“大抵作文之法,一篇中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用之,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虽然,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可知句式的散行与排偶、长句与短句,这类章句形式的组织方法被视为“纲目”,而由形式产生的缓急显晦类效果,则被称作“血脉”。纲目关键通过“抑扬开合”来实现,抑扬反覆、曲折斡旋等手法,可使章句形式巧妙有力。故纲目关键即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或曰章法。② 第四层次为语句之法,尤其强调“警策”的功用。“警策”即文章中语句精炼扼要,含义深刻,能够惊动读者,带来强烈艺术感染力的部分。吕祖谦特别强调了形式结构层面警策的意义,故语句劲健、转换、收结、点题,都被纳入警策作法当中。

吕祖谦对于文章的认识与分析,是从两个部分展开的。“大概主张”类似于“中心思想”,是对文章内容的概括与体悟。“文势规模”所论为篇法,“纲目关键”所论为章法,“警策句法”涉及句法,三者都是对文章形式的剖解。《要法》中或论其三,或述其四,都不脱离这样的认知模式。虽然只是在授徒之际的寥寥数语,但已经触及文章学当中最重要的结构范畴,内容与形式并重,篇法、章法、句法一一论列,文章学的话语雏形已经出现。在具体文章结构上,吕祖谦已经用意于破题、转换、入题,这在此后的科举文章中成为普遍范畴。考虑到其时正是文章学的成立初始阶段,吕祖谦的理论意识,无论是新锐性还是系统性,委实令人惊叹。

---

① 相同文字见于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吕东莱赠赵承国论学帖》,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304 页。又如王十朋也提出:“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梅溪先生文集》卷十九《读苏文》,四部丛刊本。

② 此处的“章法”从“章句”的本义生发而来,与指向篇章之法的“章法”不同。两句以上的文字构成章,章是文章的自然或意义段落,章法即各章(或可称为段、节)之间的结构关系。为示区别,对整篇文章结构方法的讨论,称之为“篇法”。

吕祖谦还具有良好的辨证意识。他认识到文章经典的垂范作用,但又能注意其缺失,从而在重视示范研磨的同时,回避其负面作用。“识人文字长处,复识短处”,成为品鉴文章准则。他衡论各家文章之际,注重抉发得法渊源,提炼独特成就,指出向上一路;同时揭示其弱点,示人轨辙。如论韩柳欧苏,从评述模式来说,皆是先以一语概括其文章的最典型风格特征,然后追溯文章渊源,再探讨正面价值与学习方法,再强调应该规避不足。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评述柳文与苏文之际,认为两人文章最突出之处皆在于“关键”。参看柳文当中的评语,如“回互转换”“一段好如一段”“抑扬好,一节应一节”“极有反覆”;论述苏文,如“文字不虚,亦自相应”“这一篇要看抑扬处”“此篇曲折最多”,可知所谓的“关键法”,主要指向于章节之间的呼应、转折、递进等关系,即上文所述“章法”。评述其他人文章,吕祖谦指出:“曾文:专学欧,比欧文露筋骨。王文:纯洁,文当学。学王不成,遂无气焰。子由文:太拘执。李文:亦粗,太烦。秦文:知常而不知变。张文:知变而不知常。晁文:粗率。”其评述模式仍是溯及源头,突出风格,提示缺陷。另一条与此相类:“张文潜学苏文,其文明白。秦少游亦然。陈履常最有笔力。晁补之、李方叔等文慢。鲁直文时复有一二句好,若全篇无甚好处。”对其优劣辨析甚明。这些论断仅是只言片语,却不失为典型的作家论,涵盖了作家风格、文章特点、创作源流、成就得失,全面当中不无辨证。负面清单式的评说,又成为后世“古文辞禁”的雏形。

吕祖谦的文章观念带有鲜明的实践色彩。《要法》将看文字法与作文法列为标题,恰好是对这一实践品格的揭示。吕祖谦强调由阅读经典作品入手,在透彻把握诸家风格与优长的基础上,形成自身文章体认,并在这一理性思辨指引下,进行文章写作实践。他的文章选本,暗含了由阅读通往写作的指南路径。在指导细看经典文本时,他注意“文字各自有体”,以把握整体特征为上。处理具体文本时,则提示首尾、入头、转换、缴结。作文时多强调以意为主,主张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对于文字的收放得宜、转换的自然连接、用事的不害文意、语句的警策动人,都娓娓述及,亲切提撕,讲述之际往往细致入微。

《总论》末尾所附 23 条他人议论,则反映了吕祖谦对前言往行的重视。其中黄庭坚 5 条,吕本中 4 条,欧阳修 3 条,苏轼 5 条,张耒 3 条,有非常明显的突出元祐诸贤的倾向。这自然与吕祖谦的家学渊源有关,吕大器曾经告诉吕祖谦:“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①在这一延续数世的家族交往名单中,经吕大器列举的就有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刘敞、曾巩、刘攽、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曾肇、黄庭坚、李觏、李潜、谢逸、汪革、饶节等人,几乎将北宋中后期的江西著名士大夫网罗殆尽。但吕祖谦多引述江西议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文章观念就带有江西诗派诸人的烙印。他对苏轼的特别标举,就明显突破了江西文法。引述前人文章创作的经验之谈,与自己现身说法构成互补,而且因前贤的名人效应,往往更容易有动人心目的功效。吕祖谦对前言往行的运用,贯穿于其治学的所有领域当中,有将嘉言懿行作为它山之石的意图。《总论》中的这些言论汇编,自不能视为单纯的资料辑录而忽视其价值。

不难想象,《总论》及《要法》在文章读写上开示户牖、指引门径,吕祖谦讲学声名远播,“四方之士一诵其文,则知其人为可师。不惮遐僻,至者远或数年,近或累月,随其浅深,各有转移”。② 这种“同门至千百”③盛况的形成,不消说时文讲授是重要因素。但此类随笔札记类文话的作用模式毕竟只是总结经验,隔空说法,而与具体文本无涉。若将切实的指南启钥附入经典文本,随文解读,移步传神,此时《古文关键》作为评点本选集的文章学价值就开始凸显了。

三、古文评选与经典重塑

《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从而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个人偶尔将符号

---

① 吕祖谦:《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吕祖谦全集》第 1 册,第 118 页。

② 王自中:《祭文》,《吕祖谦全集》第 1 册,第 773 页。

③ 巩丰:《玩珠亭》,嘉靖《武义县志》卷四,明嘉靖三年补刻增修本。

形式与诗文批评、修改等活动相结合,此前业已出现,古人以雌黄涂抹修改文章,不妨被视作此类行为的雏形。在科举考试中,以标志性的符号与结论性的评语来衡定程文高下,也早成为习惯。北宋的官学讲授中,使用批抹符号来指导学生,是很常见的做法。吕祖谦在这样的教育实践基础上,紧密结合讲授需要,将个人化的标抹评述行为,以选集刊版的形式公开推出,不经意间造就了评点史上的奇迹。

《古文关键》系统采用了标抹符号,对文章中的精要部分进行醒目提示,这是吕祖谦平时读书、授徒日常行为的版刻再现,出版物难以传达具体传授场景的不足得到一定程度弥补。淳熙元年正月,吕祖谦因岳父韩元吉任婺州知州,于是遣散生徒,"阅《春秋左氏传》,有标抹本"。① 他阅读《左传》时的文本处理,与《古文关键》对经典古文的处理方法全同,而这两者几乎出现于同一时间。由于《古文关键》的最早刊本未见流传,故其中的标抹只能依靠后出诸本进行推断。徐树屏利用了两种宋刻本,其《凡例》涉及对原本中批抹、界画以及圈点的处理:抹笔用于提示文章的纲目关键,偏于章法技巧;也用于句法或章节之间的接头转换部分。界画用于划分段落,提示行文间架结构。圈点用于提示字法,但更能提示章法的开合抑扬等要诀。

吕祖谦对标抹的使用,在此后的选本中得到承续。"少从吕成公于婺"的楼昉②,"因其师说,推阐加密"③,编选有《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对《古文关键》的符号系统就有所发展。此书新增空心小圈,突出精妙字眼;增加连点,点出排比成对句式,强调句法之新奇者;短抹除提示转换之外,也用来标出文章中重复出现的关键字词;部分篇章中还使用了大的空心圈,示意文之中心。至宋末真德秀《文章正宗》,又增加实心的小点,用来标示句读。此书卷首附有《用丹铅法》,以朱笔标抹,以铅粉正误,对批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进行了汇总,其中标抹分为点、抹、撇、截四类。经此提揭,标抹符号的使用方法与意义大为显明。宋末时期这种符号的丰富、系统已比吕祖谦时代远为发达,但这一方法的创用,仍不能不归功于《古文关键》的发明。

《古文关键》还开创了评注形式。书前所附《要法》,实为可独立单行的文话,亦可视作特殊的全书总评。这种形态对此后的多种选本皆有影响,明清时期自不必说,宋末的《论学绳尺》卷首附有《论诀》即是显明例证。《古文关键》各篇文章之下多有总评,从整体角度对选文进行概述,是对全篇最值得注意的写作方法的揭示。或提示文章章法特点;或强调结构优长,揭橥入手门径;或注重文章笔法,与批点相呼应;或指明文章得失;或直接点明文章中心;或针对具体写作方法,如使事之类。部分篇章之末,还出现了尾评。总评用意在于整体观照全文特点,而尾评则适当发挥,与之相互补充,其立足点仍是对全文的整体评价。

《古文关键》中更为细致的当属随文所作兴到而为的句中评,或可称为夹评。往往是片段随感式,以简短精炼的语言点明文章要法所在。如"有力""结得好""关键""主意""余意",结合具体文本,片语见道。评述涉及广泛,篇法、章法、句法都在论列,风格、得失、结构在寥寥数语的勾画当中得以呈现。夹评类似于日常讲授的随文评讲,带有生动直截、灵巧精妙的特点。它通过与文本的紧密结合,以刊版形式部分起到了课堂讲授的场景重现作用。评点本的风行,正是对这种选本功能的有力肯定。

《古文关键》还初步确立了论体文的格法规范。吕祖谦通过对文章的评述,总结出反题格、设譬格、匡正格、铺叙间架法、感慨讥讽体、攻击辩诘体等多种文章格式,或虽未明确指称,但称扬"体制好""统体好"。他对论体文结构形式极为敏感,在大量经典文本的阅读基础上对之进行化约,仅仅选文 62 篇,以类统篇,充分体现了以简驭繁的目的。同时他对古文文本结构深入揣摩,总结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格法规范,既便于文章析读,更利于依格法进行仿作,而这正是科举讲习的最重要环节。他的贡献在于,原

---

① 《年谱》,《吕祖谦全集》第 1 册,第 744 页。

② 《延祐四明志》卷五《楼昉》,烟屿楼校本,《宋元方志丛刊》第 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210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699 页。

本汗漫无归、茫无定制的海量文本,经过精心删约、归纳,形成了结构上有迹可循的规整范文。依据这一文体格法进行创作,只要准确把握题旨,必能选择合适的结构展开论述,于是科场的论体文结构开始呈现规律化特征。本来科场时文的考校,诗赋具有严整的格律规范,对举子与考官都可提供按图索骥、以法衡文的便利。而策论类时文既难见可作范本的经典制作,又因其文体本属古文,结构多歧善变的特征尤其突出,因而考官阅卷也往往颇费踌躇。吕祖谦通过对格法的归纳与推扩,恰好弥补了策论类文体汗漫不工的缺点,而且由于举子掌握格法之后便于敷衍成文,真正做到了“学之易成”,《古文关键》受到举子的欢迎是不难想象的。书中归纳格法的举措,促进了科举论体文的结构定型,宋末《论学绳尺》一书作为宋代举场论体文的代表性结集,就采用依照格法来编录的原则。从《古文关键》中的论体结构初步凝定,到宋末论体成为规范性的“绳尺”,历时前后近一百年,见证了论学的深化与发展,吕祖谦的文章学创见于文体发展的意义,即此可见一斑。

《古文关键》评语中使用大量的时文结构术语,如主意、破头、关锁、承接、起、结、余意,表明吕祖谦对文章结构及功能已有明晰的认知。这些术语在此后的时文实践中逐渐稳定下来,成为重要的文章学范畴。这些文章结构,也在论体的演进中不断细致明确、精约固定。四库馆臣认为宋代举业论体“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① 此论甚为精当,而其中论体发展的转捩,即在于从无规律走向有程式,“南渡以后”的吕祖谦,正是这一转变风气的重要人物。

需要额外提及评语中出现的“立柱”概念。苏文《晁错论》开篇入论,使用了抹,表明这是关键语句。而评语使用了“立柱”一说,其意涵何在?这两句意义相形,句式相对。下文之论述从两边阐发,直到推论反问,同时正反两面点题。从这样的文脉可以推测,立柱意在树立起论体文议论的逻辑框架,然后从两边阐说,构成文章的结构布局。苏文《王者不治夷狄论》起首,评语称“立二段”。欧文《纵囚论》在论述方法与组织结构上与前述苏文相类。因而评语所说的柱、段,大约互通,其特点在于形式上语句相对,两两成文,具有偶对特征;在论述理路上,分两层构成文章的逻辑框架,依此展开论述。

在此不妨回到《精骑》的编选上来。《精骑》所选文字,以偶对、排比的议论性语段为主,正与评语中提及的立柱之说相关,吕祖谦对之多使用“段子”来称呼。《总论》提醒门徒,“夜间可专看段子文字,可用处多”,大约由于《精骑》之类篇幅短小,同类归并,易于汲取其句式特点、论述方法,从而在创作中化作己有。他还告诫门生:“学散文要一意,若作段子,恐不流畅。”表明“段子”在形式上带有偶对特征,不宜在古文中堆垛段子,窒碍文气。吕祖谦专门遴选“段子”,以备作文之需。他充分汲取了前贤古文的精华,将之化用到时文写作中,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创举。如果我们眼光向后,不难发现这种“成段对文”,其实正是明清之际八股文中的两两相对的“四比”,每比各为对句,故形成“八股”。四库馆臣察看南宋科场论体文章,敏锐地发现:“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②这一判断揭櫫出宋代论体在文章结构上于八股的肇端意义,吕祖谦异常重视的“段子”,正构成八股文体形式的滥觞。③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论学绳尺十卷》提要,第 1702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论学绳尺十卷》提要,第 1702 页。

③ 以“立柱”来形容文字的偶对特征,当与楹柱两两相对有关。宋人类似的用法还有“脚”,如朱熹称“分明自作两脚说”,见《朱子语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48 页;“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第 3322 页。《论学绳尺》评析文字技法,往往使用“结上两脚”“总上三脚”之说,排比的偶对句式中每一个分句被称为“脚”。由于这样的形式特征,八股文也被称作“八脚词”。参见吴承学:《“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第 28—31 页。

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根据科举应试需要,对古文经典进行了遴选与重塑。所选的62篇文章中,如果细分文体,包括解、说、论、辩、书、序、传、议、碑等多种,文体名称多元的背后,实际是文章性质的一致——这些文章全为论体文。南宋经义科目考试,经义是对儒家经典的阐发,论是对经史、人物、时代的评述,策强调时事应用特征,然而对策的提出必然需要论证其合理性,经史策更是直接的议论文,因而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吕祖谦根据文章格法,对这些古文的具体写作技巧进行细致析分,从而使得散行文字变得有矩可循。这种操作当然基于其时举场时文尚乏轨辙,缺乏优秀且有效的范本,故只能乞灵于前贤的古文论体,通过科举衡文的标准,从中别择出合宜的文章以供揣摩。更深层的意涵,则在于将古文长久的文学生命力,灌注入时文短时奏效的文体需求当中,提升时文的品位。

有意思的是,《古文关键》之后的有名选本,如《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无一例外都是为科举服务,却成为后世推重的经典古文选本。吕祖谦在《要法》中援引了吕本中的论断:"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这暗示了《古文关键》的选文宗旨。吕祖谦在科举需求下,通过格法准则,以评点古文的形式,将之改塑为"有用文字"。汉唐策论本多有名篇,但因文体与宋代科目差别甚大,皆不入选。经典的选择集中于唐宋诸贤而尤偏好苏文,不外乎充分认识到其文章对举业的重要性。《古文关键》瞩目的唐宋诸贤与后世尊仰的古文唐宋八大家之目暗合,故世人往往将之视作先声。然究其实际,此选实意在时文,通过抉发古文关键而为时文服务。至于《古文关键》选目与《宋文鉴》有很大差距,则因一着眼于科举,一意在成一代之书,编选目的本来就完全不同。

《古文关键》所呈现的这些举场经验,与吕祖谦亲自写作的《左氏博议》,在文章理路上其实相通,两书分别从读者与作者的角度,提供了科场指南。故俞樾以为:"读《东莱博议》者,必宜兼读《东莱先生古文关键》矣。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①标抹的文脉、用字、段落,正是俞樾所体认的"关键"所在。不过《古文关键》一书的"关键"究竟何意,学界不免歧说纷纭。吕祖谦在《要法》中将"纲目关键"作为四种看文字法的一种,与大概主张、文势规模、警策句法并列,此处的"关键"显然不能被视为文法总称。在夹评中,吕祖谦时常在个别语句下径评"关键"二字。他对柳文、苏文的整体把握,则提揭出"关键法"。这些用法,正是上文所分析的章法紧要之处,属于"关键"的狭义内涵。

"关键"还有广义用法,书名中突出此语,理应作此诠解。楼昉编有《崇古文诀》,"大略如吕氏《关键》"②,其对《古文关键》的理解具有时代之代表性。陈振孙称扬楼昉"间尝采集先秦以来迄于近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以谂学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以为文之法备矣"③,认为标注提示的是"为文之法"。楼氏弟子陈森称誉"古今文章浩无津涯,学者穷日之力,不翅河伯之望海若。此编钩玄而提要,抉幽而泄廋,波诡涛谲,星回汉翻,眩晃万状,一经指摘,关键瞭然,其幸后学宏矣"④,主张选集标举的为"关键"。姚珤更称许:"此文之有关键,非深于文者,安能发挥其蕴奥而探古人之用心哉?四明楼公假守莆邦,积其平时苦学之力,紬绎古作,抽其关键,以惠后学"⑤,跋语中两次使用"关键",可见此语经《古文关键》传播后所具有的影响力。而他们所使用"关键"的意涵,不妨参看楼昉选本中的"文诀"一词,两者实为同义换用。四库馆臣称《古文关键》通过选

① 俞樾:《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后跋》,《古文关键》卷末,光绪壬戌七月江苏书局刊本。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迂斋古文标注五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页。
③ 陈振孙:《序》,《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首,静嘉堂藏南宋刊本。
④ 陈森:《跋》,《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首。
⑤ 姚珤:《跋》,《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首。

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①,不失为对“关键”广义的通达认识。

四、余论:吕祖谦与文章学的成立

《古文关键》编刊初衷是“便于初学而足以副功令之所求也”②,但这一不经意的举动却意外创造了历史。《古文关键》以选本加评注的形式,开创了选集评点类文话的先河;卷首的《要法》,片语解惑,属于随笔札记类文话;《总论》的前部内容更为丰富,也更零散琐细,是随笔札记类文话的特征,而后附 23 条前人论文之语,却又成为资料汇编类文话的雏形。令人颇感惊讶的是,文话的四种类型当中,除了理论著作类之外,吕祖谦都已经涉及。必须提及,理论著作类文话往往与文章学的深入发展相联系,在吕祖谦时代,文章学方才处于成立阶段。一般以为现存第一部文话为陈骙《文则》,此书成于“乾道庚寅(六年,1170)正月”③,比《古文关键》略早几年。考虑到《总论》的观点在吕祖谦常年的授徒讲学中逐渐形成,吕祖谦文章思想的成熟几乎与《文则》保持了同步。吕祖谦充分发挥自己举业高手的优长,借助授徒讲学广泛传播文章理论,亲自示范场屋论体形成《左氏博议》,凭借刻书业高度发达的传播优势,通过刊版来迅疾流传,从而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南宋初期科举、出版、选本、讲学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促进了文章学的形成,回顾这一文章学重要节点时段,我们不难发现,吕祖谦正是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From Ancient-Style Prose to Useful Writing: The Crux of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 and the Reshaping of Classics

Ci Bo

(*Center for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in selecting passages from *Elite Cavalry* (《精骑》), Lv Zuqian (吕祖谦) completed the classic selection of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 (《古文关键》) in 1174, which became the pioneering work in the commentary category of selected works. *Lize Prose Theory*(《丽泽文说》) and *General Theory*(《总论》)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some points, both of which were written records of the opinions by Lv Zuqian and his disciples during their discussions on prose, but neither of which had any direct affiliation with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 *Important Rules*(《要法》) attached to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 was a simplified and organized version of *General Theory*, reflecting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the entries in his disciples' transcripts with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 This book creatively integrated marking symbols with prose analysis, creating a form of commentary that combined essential elements, general comments, end comments, and inserted comments. It uncovered a large number of structural term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essays and led the trend of essay commenting. The theory of "setting up pillars" (立柱) represented the form of passage writing (段子) in the structure of prose, constituting the origin of the four-part style (“四比”体式) of the eight-part essay (八股文).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v Zuqian promoted the crux, emphasized the principles, and reshaped ancient-style prose into useful writing. The "crux" in the narrow sense refers to the crucial points and subtle method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hapters and sentences, while the "crux" in the broad sense refers to the formulas of prose writing (文诀). The cutting-edge and systematic nature of Lv Zuqian's literary thought made him a central figure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se studies.

Key words: *The Key to Ancient-Style Prose*(《古文关键》); *General Theory*(《总论》); *Important Rules*(《要法》); *Lize Prose Theory*(《丽泽文说》); Lv Zuqian(吕祖谦)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古文关键二卷》,第 1698 页。

② 俞樾:《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后跋》,《古文关键》卷末。

③ 陈骙:《文则序》,《文则》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 页。